

從金融專才到詩意畫家

尤偉海：我用畫作述人生



■《向世界演奏》



■《相遇同夢人》



■《夢想騰飛》



■《少年夢》



■《初心的旋律》

「我有明珠一顆，久被塵勞關鎖；今朝塵盡光生，照破山河萬朵。」這是宋朝茶陵郁和尚寫的開悟詩，以此詩形容尤偉海過去八年間，從金融專才到履獲殊榮的畫家的歷程，別具禪意。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「尤偉海的散文詩畫展」是尤偉海首個個人展覽，展現他出道七年的成長路及箇中精彩作品。尤氏畫風以敘事性為主，希望傳達出一個感情、一個訊息、一個故事，以至一首詩。他認為，畫作不但要展現漂亮的畫面，更要通過細節，感動人心，才是藝術的真正意義。

命運巨輪下的前半生

對於一個以藝術為職業的人來說，尤偉海的前半生說不上有詩意。他出生在一個並不富裕的家庭裡，上有長期患病的母親和哥哥，下還有一個妹妹，「家累」兩個字的含義，他早早便體會到了。是次展覽的眾多作品中，有一幅名為《女兒出嫁了》的肖像顯得格外奪目，又那麼凝重——那是一幅老人的肖像畫，滿頭白髮下，老人有一張佈滿了因年老而滋長斑點的臉，表情微笑，卻帶着濃濃苦澀，仿似背負了巨大的關於人生的酸甜苦辣，再不懂畫的人，一眼望去亦能鼻酸。「我自己在創作這幅畫的時候，哭了好幾次，因為那是我父親去世後的三個月時畫出來的。」尤偉海說。

「我對父親的感情很深，有敬重也有愛，但是從小他就不太理我。」尤偉海說，一來，父親太忙了，這一個有着沉重負擔的家庭全憑他一個人背負起來，壓得他甚至沒有時間釋出他的父愛；再者，「那時候他有太多不開心的事情了，而我們又太小，他實在沒有辦法去抒發那種無奈和寂寞。」但是尤偉海知道自己「沒得怨」，這就是沉重生活背後的男人，「我現在能夠完全理解他。」

「我中學的時候已經知道，我是讀不了大學的。」畢業後，從小便喜歡畫畫的尤偉海為了減輕家庭的重負，選擇了商科，希望能夠盡快踏出學校，賺錢養家。

藝術帶來新生

尤偉海很早便進入了銀行從事金融行

業，但畫畫這個夢想並沒有就此擱置下來。「周末不需要工作，我就會去做兼職，教畫畫。」一方面，這份兼職能夠獲得更多的收入幫襯家計，另一方面，他也從中獲得了極大的樂趣。

「一開始教的時候，是很有自信的，但是教着教着就覺得心裡沒底了，因為我畢竟沒有真正學習過。」為了「摸一摸畫畫的底」，尤偉海決定帶着自己的美術作品去「2014香港當代視覺藝術獎」參賽，「實在沒有想到一參加就得到了十優。」那一次的獲獎使他從中得到了對畫畫的自信，相信自己確實擁有一份難得的天賦。自此，他便決心要繼續進修。

尤偉海是個拚搏的人，這一點毋庸置疑，他用以「維生」的金融行業也做得很好。但是，他在那個大環境裡看不到快樂和夢，「我每日看到我的同事們、上司們，其實是不開心的。我看到他們的家庭關係是很差的，健康狀態也不好，」上司的今天彷彿就是他的明天，「我不希望我的未來是這樣。」

很多作品都展現了尤偉海的這種心態，尤以一幅《少年夢作品系列：向世界演奏》配上他的散文最能表現：「一個個被金融操控的高樓城市，像癌細胞的擴散到世界每個角落，看起來多麼的高傲，屹立在千千萬萬的血肉之上，吸盡白天裡生命的自由和才華，揮霍在黑夜裡的紙醉金迷和燈光幻影，生怕你懂得享受夜晚的安睡，熬煮你的驕傲至灰燼飄滿天，瀰漫着不黑



■《女兒出嫁了》

不白空氣，然而，你已經開始害怕呼吸新鮮空氣的代價。當你願意隨着美善的旋律飄揚，當你喜歡跟着白色鴿子飛翔，離開這些不在永恒裡的障礙物，你就會發現，一直在遠處高山上，指揮着這演奏的是彌賽亞。」

由此，他開始籌備着抽身於這樣的生活，一邊教，一邊也自己畫。直至三年前，他的畫作被人買了回家，他感到這條路彷彿開了一盞路燈，給了他一個堅定的方向：「有人願意出錢買我的畫，我覺得受寵若驚，同時也漸漸決定將自己的身份徹底轉變。」一年後，尤偉海毅然辭去了穩定的工作，開始享受將全身心投入到畫畫中。

「其實這個過程是很煎熬的，主要來源於『麵包』的不穩定。」從小經濟並不富足的尤偉海對「麵包」的緊迫感是無法拋下的，他將自己的事業分散了好幾個方向，有了自己的一些小生意，同時逐漸適應自己畫家的身份，「最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。」

尤偉海堅定自己的選擇，他說：「對於業餘的人來說，藝術是拿來尋開心的，但是對我來說，喜怒哀樂都在畫中。」

作品裡的故事與情感

將是次畫展定格為「散文詩畫展」，是因為尤偉海覺得畫畫和寫作有相似的地

方，「這兩種藝術形式都是面對同樣的東西，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手法去表達。」藝術有技巧，也有情感的輸出，他說：「一個語言能力很強的人，不一定能夠作出很有感情的作品。我會去思索怎樣將這種感情完整表達出來。」他決定畫的同時，也將他對生活的體悟寫出來。

「藝術很奇妙，很多人會畫畫，但是每個人看到同一幅畫，得到的感受是不一樣的。從中能激起自己的人生想法，這是畫家應該要做到的。」尤偉海說。

疫情當前，尤偉海對生命的感悟更深了一些，他說：「很多人都有夢想，但是因為現實的關係，就會停下來。我覺得不要去埋沒自己內心的東西，因為一份維生的工作真的不是人生的唯一。」

「年輕的時候可以去拚搏，但是千萬要懂得停下來，去關心一下身邊的人，去聽一下自己內心的聲音。」他對現狀沒有太多的恐懼，「就算沒有疫情，人生從來都是隨時會逝去。意外到處都有，一定要珍惜當下的這一刻。」他說。



■尤偉海在印尼峇厘展覽時寫生。

馮雯熙：英雄不問出處 越「捱」越幸運

這一路具體是怎麼「捱」過來的，馮雯熙已經有點記不太清了，但是她一身黝黑的皮膚記得，一雙堅韌的手記得。身體記得，大概就是最好的印記。馮雯熙不覺得這是「捱」，她認為當一個人全身心投入到自己喜歡的事情中去，即便十幾年來一天假都沒有放過，一周工作七天，只要這個「捱」的成效她看得到，便是一種成功，談何「捱」，哪裡有苦？

馮雯熙不是讀書的「料」，她很早就知道。十六歲時，實在對讀書沒有興趣的她很早就走出家門，進入龐大的建築市場，成為一位銷售工作者，賣天花板的材料。機會總是眷顧勤奮的人，馮雯熙很快遇到自己的第一位「師傅」，讓她真正走進了工程這一行，「當時的大環境是，工程這一行幾乎沒有女孩子，如果沒有人帶，就會進步很慢。」她說，「我的這位師傅可以說是帶我出師，他不嫌棄我沒有讀太多書，讓我學習做工程，也教會了我很多东西。」馮雯熙直言自己是個知恩善報的人，跟這位師傅時逾十多年，直至現在仍然時有合作。

雖然同業者幾乎都是些五大三粗的男性，但是馮雯熙覺得他們絕對可愛，「初入行的時候會被一些工友挑戰，覺得我太小，什麼都不懂。」她笑言，「但是他們人是很好的，頭腦也沒有那麼複雜，有時哪怕買瓶水送去，他們也會很高心。」

逐漸學成後的馮雯熙很快有了自己的建築公司，開始做判頭（分包商）。入行十五年，她承接了超過一百個工程，並且越做越大。有機會是一種幸運，但能將這種幸運持之以恆地變成真正沉澱下來的事業，靠的是很多實在的特質，「我是一個不計較的人，在工作中盡量按時出貨，以誠待人，這樣才能持續地獲得機會。」她說。



■馮雯熙喜歡做工程，喜歡落地盤親力親為。



■馮雯熙關心家鄉學童。



■馮雯熙（左）捐資108萬人民幣重建她的家鄉小學。

沒有機會接受專業教育的馮雯熙憑的是常年累月的經驗積累，「我不是專業出身，但是現在我能夠看懂所有建築的圖、能夠知道中間所有知識，我覺得除了真的有興趣，也是日積月累的成就。」她說，其中當然也飽含真正的熱情，「我很喜歡做工程，喜歡自己去地盤，甚至幫工友們搬搬抬抬，是很享受這個過程。」

忙碌已經成為一種習慣，這不單單是她的一份工作，甚至就是她的人生，「我公司有一張沙發，我在那裡從一開始睡到結婚、生子，現在我的兒子又在這張沙發上睡大。這是我對工作的執着，但是也不覺得累，因為我很享受這種拚搏的過程。」馮雯熙笑着說。

對做善事有一種使命感

十八歲的時候，馮雯熙有了另一個機會——她高挑的身材獲得了伸展台的青睞，她短暫地成為了一位模特，但僅僅持續了很短的時間。因為這一行需要「浸」，她沒有那個時間，「走上舞台的時候，會有興奮的感覺，但是覺得試過就夠了，我小時候的目

標是希望能夠做慈善、幫助別人。」模特生涯光鮮有趣，但無法讓她在經濟上自給自足，「我不喜歡花家人的錢。」

財富是一把雙刃劍，真正的富足在於內心，馮雯熙深諳這一點，對於做善事有一種使命感。2018年，馮雯熙捐資108萬人民幣重建她的家鄉小學——位於廣西玉林的博白縣英橋鎮石塘小學，在建成儀式上，她內心得到了極大的寬慰，這些年的辛苦煙消雲散。也由於這個機緣，馮雯熙再次遇上了做善事的契機，「那個時候在我的家鄉還沒有人捐過學校、做過善事，所以當新聞報道出來後，就有人找到我，希望我能夠開發一種健康食品，幫助更多的人。」

馮雯熙的父親早年因為肝癌去世，她內心一直希望能夠關注現代人的身體健康問題，



■馮雯熙曾獲2018年度大灣區傑出青年女企業家獎。

■馮雯熙相信愛拼就會贏，凡事首先將自己做好。

「我自己首先嘗試過，因為我在工地的工作會呼吸到很多塵，希望能夠得以預防和改善。」然而，做這件事情的出發點和她的本職工作完全不同，「部分收益我希望能夠繼續捐學校、捐孤兒院。我不求自己能夠從中獲利，因為這件事情的開頭就是善意的，我覺得是一種與慈善的緣分。」

從事建造業的馮雯熙一直認為香港的房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，但是香港的年輕人也缺乏一定的上進心。「我很希望能夠看到肯搏

的年輕人，就算是打工，也可以做到打工皇帝，不能怨天尤人。」

她相信愛拼就會贏，凡事首先將自己做好，就會有很多人願意給出機會。「如果你自己都不願意踏出這一步，即便有人想幫助你，都看不到你。」

「冷靜下來，看看自己的目標，慢慢走過去。」她說。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